

以 群

文學問題漫論

作 家 出 版 社

文学問題漫論

以 群

作家出版社

一九六三年·北京

文学問題漫論

书号 1408

作家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內大街320号)

字数165,000 开本850×1168毫米 $\frac{1}{32}$ 印张8 $\frac{5}{16}$ 插頁 2

1959年12月北京第1版 1963年2月北京第2版

1963年2月北京第2次印刷

印数 15001—30000 册 定價 (4) 0.83元

北京东單印刷厂印刷

新華書店發行

目 次

“五四”文学革命的光辉傳統·····	1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真面目·····	13
“五四”文学革命的思想领导·····	28
从文学改良到陣前叛变·····	44
党的建立促进了新文学运动的发展·····	74
且战斗、且前进中的鲁迅·····	93
列宁批判地对待文化遗产的精神·····	118
批判地对待资产阶级文学遗产·····	138
怎样对待古典文学·····	173
怎样评价古典文学·····	179
对“中国文学史”討論的几点意見·····	184
杂談历史剧·····	194
从政治上为武則天翻案·····	201
恩格斯的现实主义論·····	205
高尔基与青年作者·····	221
高尔基对儿童文学的貢獻·····	231
托尔斯泰对于人物內心世界的描繪·····	255
再版后記·····	264

“五四”文学革命的光輝传统

五四运动所进行的文化革命則是彻底地反对封建文化的运动，自有中国历史以来，还没有过这样偉大而彻底的文化革命。

——毛澤东

“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运动，是当时整个文化革命的一翼，它經過对封建文学的坚决斗争，迅速地奠定了新文学的基础，揭开了中国文学历史的新頁。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成为“五四”时期文化革命的一面鮮明的旗帜。当时的反对旧文学、反对文言文的运动，以破竹之势，猛冲猛打，所向无敌，在很短的时间內，就使敌人的陣綫土崩瓦解，完全失去了反攻的能力。而中国新文学的奠基者——魯迅，就是从这个斗争中誕生的。

新文学从誕生之初起，就是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它一方面，始終不懈地坚持着对敌对势力(封建文学)的斗争，另一方面，又同时逐渐开展了內部的两条道路的斗争。在这两个方面的不断的斗争中，逐渐累积了新文学运动的宝贵經驗，发展了文学革命运动的优秀传统，同时也逐步地批判了片面的、妥协的、錯誤的观点。由此，一步一步地丰富了新文学的实績，

建立了革命文学的理論体系，使中国現代文学坚定地沿着不断革命的道路前进，朝着建立社会主义文学的方向前进。

今天，新文学已經走过了四十年的路程，写下了四十年的历史。这部历史，是一部不断斗争的历史，是一部步步前进的历史。为了繼承文学革命的优秀經驗，发揚新文学运动的优良傳統，并使我們今后的道路走得更坚定和更踏实，今天，我們回顧一下文学革命运动的最初阶段——“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所提供給我們的好經驗是十分需要的。并且，通过那些好經驗，也足以帮助我們看出：好經驗的对面——坏經驗是些什么。

“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所以能够坚决地展开对敌对势力的斗争，及时地糾正内部的錯誤，迅速地奠定新文学的基础，并为后来革命文学的发展創造了有利的条件，我以为：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当时創造了几个方面的好經驗：

第一，早期的馬克思主义思想——初步的共产主义思想夺取了文学革命的領導权，成为文学革命运动的領導思想。提倡文学改良、提倡白話文学的主張，最初发自在国外留学的資產階級知識分子，他們的代表人物就是胡适，他从一九一六年冬的“寄陈独秀”的信开始，提出了文学上的“八不主义”；接着，在一九一七年初又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議”。这些主張，尽管在当时也有一些积极的意义，但是，他們从开始就迴避了思想斗争，迴避了文学革命在內容方面的意义，企图将文学革命的斗争目标局限在語言形式方面，帶着明显的改良主义色彩，这是任何人都无法否認的事实。将文学革命的主要斗争目标从文学語言形式的改良引向思想內容的革命，使新文学成为反

对封建制度和封建思想的有力武器的，是早期的馬克思主义者。当时担任“新青年”杂志編委之一的李大釗、陈独秀就是代表人物。

馬克思主义从十月革命胜利后就开始介紹到中国来。从一九一八年起，李大釗等还在北京建立了“馬克思主义研究会”，有意識地搜集有关馬克思主义的資料，进行討論和研究。当时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識分子在思想战綫方面做了兩項重要的工作：第一項是傳播馬克思主义，拿李大釗來說，在“五四”运动前后的几年間，就发表了“法俄革命之比較觀”、“庶民的胜利”、“布尔雪維克主义的胜利”（以上一九一八年）、“我的馬克思主义觀”（一九一九年）、“由經濟上解釋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一九二〇年）等重要的論文，在傳播馬克思主义思想方面，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九一九年五月，李大釗所主編的那期“新青年”还出了馬克思主义研究的專輯。第二項是反对封建思想、封建文化，例如李大釗陸續发表了“新的！旧的！”（一九一八年）、“新旧思潮之激战”、“物質变动与道德变动”（一九一九年）等；陈独秀繼“孔子之道与現代生活”（一九一七年初）之后，也发表了“偶像破坏論”（一九一八年）等；这些文章都对封建思想、封建文化作了坚决的宣战。以上兩項工作都不是直接关系文学革命的，但是，它們却对革命的文学生工作者起了号召和鼓动的作用，魯迅早期的小說“狂人日記”（一九一八年）、“藥”（一九一九年）、“明天”（一九二〇年）等，都是对封建思想、封建道德的挑战书，它們一方面，固然是魯迅的思想发展和生活體驗的表現，另一方面也是和这些早期

的馬克思主義者的號召和鼓動分不開的，魯迅自己所說的“遵奉”“革命的前驅者的命令”就包含着這個意思。不僅魯迅的創作是如此，當時還有不少的青年新文學家，都以反對封建道德、封建禮教以及維護這些反動思想的社会制度作為主要的主题。這些，都是和早期馬克思主義者的思想工作有着直接或間接的联系的。總之，“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的战斗目標，從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所提出的語言、形式的改良，轉移到了堅決、徹底地反對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反對帝國主義，完全是無產階級思想——馬克思主義思想所起的作用。離開了無產階級的思想領導，反對封建勢力和帝國主義的文化革命就不可能進行得那樣堅決、勇猛，而革命的新文學也就不可能具備那樣生氣勃勃的新內容和新生命。

當時，具有初步的共產主義思想的知識分子對文學革命的要求，从一开始就表現了與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分歧。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只要求“八不主義”，要求文學語言形式的改良，要求用白話作文作詩。而早期的馬克思主義者却一开始就从要求“新鮮的、立誠的寫實文學”、要求向“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學”(陳獨秀)的革命民主主義水平推進一步，而提出：要求新文學向着“平民的文學、現代的文學、有生命的文學”的方向努力^①；鮮明地反對了用白話作的文章就算新文學的主張，要求新文學是“為社會寫實的文學”，是以“宏深的思想”和“堅信的主義”為基礎的文學^②。而在創作實踐上，不論是魯迅

① 毛澤東：“‘湘江評論’創刊宣言”。

② 李大釗：“什麼是新文學”。

的小說，郭沫若的詩以及其他許多優秀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在這一點上都是沿着馬克思主義者所指出的道路前進的。仅仅把用白話作詩文當作新文學的方向的，畢竟只是絕少數。“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運動，是什麼思想領導的？在這裡已經表現得非常明白。

到了一九二一年，中國共產黨成立之後，共產主義者對新文學的要求和希望，就表達得更加明確、更加具體了，他們的主張明顯地成為進步的新文學家的行動指南。例如，他們強烈地批判了文學上的“快樂主義”、“頹廢主義”、“不問社會的個人主義”，而要求文學家“多做能表現民族偉大精神的作品”，“多作描寫社會實際生活的作品”^①；反對“洋八股的文學”，要求新文學能“激發國民的精神，使他們從事於民族獨立與民主革命的運動”^②；並嚴肅地指出：“雅人是平民的仇敵”，“真俗人才是真文學家”^③；“一個革命的文学家，實是民眾情緒生活的組織者”，“文學始終只是生活的反映”^④。正是這些思想逐步地把新文學的主流引向了革命文學，掀起了一個新的革命文學運動。

第二，“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運動，一開始就是共產主義知識分子，革命的民主主義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的統一戰綫，這個統一戰綫以無產階級思想為領導，而以共同反

① 鄧中夏：“貢獻於新詩人之前”，1923年。

② 惲代英：“八股”，1923年。

③ 秋士：“告研究文學的青年”，1923年。

④ 沈澤民：“文學與革命的文學”，1924年。

对封建的旧文学为团结的基础。当时，参加这文学革命统一战线，作为共产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是李大钊、陈独秀等；作为革命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的代表，是鲁迅等；而作为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则是胡适等。初期文学革命的主要阵地“新青年”杂志的编辑委员会就是由这些人组成的。这个统一战线一开始就是在有一致、有分歧、有团结、有斗争中前进的。他们把封建文学和封建文人当作共同的敌人；对他们，比较一致地作了斗争，共同地向他们展开了进攻。但是，攻击的目标却并不完全一致，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只注意于攻击文言文；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则着力于攻击封建制度、封建思想——所谓“孔子之道”、“纲常”、“名教”、“伦理”、“道德”；革命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在这方面，和共产主义知识分子采取了比较一致的步调，他们主张：“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孩子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①，反对提倡虚伪的“仁义道德”，反对“吃人”的社会，喊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②。

在对待中国文学遗产的态度上，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他们的文学语言形式改良的主张相联系，第一步就用所谓“白话”“非白话”的形式主义的标准否定了中国固有文学许多宝贵的遗产；继而就把中国文学作了全盘的否定，所谓“中国文学的方法实在不完备，不够作我们的模范”，并从“方法”、“体裁”、“结构”、“材料”等方面来全面地否定中国文学的价值，由

① 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1919年。

② 鲁迅：“狂人日记”。

此得出“西洋文学的方法比我們的文学实在高明得多，不可不取法”的“全盘西化”的結論^①。而共产主义知識分子則一面繼續坚持“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說之囹圄”的坚决态度，同时主張提倡用新的观点对历史遗产作估价，从斗争中求发展，要求青年們“于政治、社会、文学、思想种种方面开辟一条新路径”。魯迅一方面坚决地反对封建思想和封建文化，同时用科学的态度来搜集、整理、分析中国小說史料，陸續写成“中国小說史略”等著作，从实践上証明：他完全支持馬克思主义者的主張，而和資產階級知識分子走着相反的道路。

当时，这三种知識分子之間尽管存在着分歧，进行着斗争，但反封建的統一战綫还是維持着，只是在反对旧文学、提倡白話文这一点上，团結的范围广一些（包括大部分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在彻底地反对封建思想、封建文化，提倡新思想、新文学这一点上，团結的范围就小一些；而在坚决反对帝国主义、宣傳社会主义的方向这一点上，团結的范围又更小一些。

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之后不久，胡适在群众反帝运动的高潮面前，慑于工人、学生的威力和馬克思主义真理的威力，发表了“多研究些問題少談些主义”的文章，公然反对馬克思主义；李大釗随即給与他有力的回击。这时，这个統一战綫虽然还維持着，但是，根本思想上的分裂显然已經开始。到了一九二〇年末，中国共产党酝酿成立的时候，胡适提出“新青年”停刊或是“声明不談政治”的要求，而遭到了李大釗、陈

① 胡适：“建設的文学革命論”。

独秀、鲁迅等一致的反对，結果造成了“新青年”的分裂。这时候，资产阶级知識分子公开地开始向后轉。一九二一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文学革命的統一战綫就开始了大改組；资产阶级知識分子的大部分和敌人妥协，站到了反动的方面去；而另一方面，却有更多的共产主义知識分子和革命的民主主义知識分子参加了进来。文学革命的統一战綫依然存在着，而且不断地壮大起来。到了一九二三年之后，由于形势的改变，就逐步轉化为以革命的新文学为团結基础的統一战綫。

第三，“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运动，到了“六三”运动之后，就受到了馬克思主义者所提出的“劳工运动”、“到民間去”等口号的感召，开始注意到了知識分子与工农相結合的問題。李大釗在一九一九年二月，最先提出了“知識階級与劳工階級打成一气”的口号^①；到了一九一九年六月三日，反帝爱国的大罢工运动从上海爆发之后，知識分子“到民間去”就成了信奉馬克思主义和傾向进步的青年之間的比較普遍的口号。不少青年知識分子到工人当中去組織“工人俱乐部”（早期的工会），办工人夜校，开始較广泛地和工人群众接触。一九二〇年五月，“新青年”杂志出版了“劳动节紀念号”，除了許多闡述工人运动的論文之外，还集中地发表了十五篇关于各地工人生活和斗争的报导，一方面宣傳了工人階級的斗争，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知識分子与工人相結合的初步收获。鲁迅在一九二〇年七月写了“一件小事”，表現了作者对劳动人民（人力車

① 李大釗：“青年与农村”。

夫)的崇高品質的頌揚，傳達了“覺得他滿身灰塵的後影剎時高大了”的感情，這並不是偶然的。到了一九二一年，在文學刊物上就陸續出現了一些表現木匠、學徒、貧民生活的短篇。這些都足以說明：當時的新文學界接受了這種指導思想，並且開始在作品中體現出來。

到了一九二三年，馬克思主義者就更進一步，有意識、有計劃地宣傳：新文學家“須從事革命的實際活動”^①，“要先有革命的感情，才会有革命文學”，革命文學家的“第一件事是要投身於革命事業”^②；接着，他們還鮮明地提出：“革命的文學家若不會親身參加過工人罷工的运动，……若不會和滿身泥污的工人或農人同睡過一間小屋子，同做過吃力的工作，同受過雇主和工頭的鞭打斥罵，他決不能了解無產階級的每一種潛在的情緒，決不配創造革命的文學”；他們號召文學家“為了民眾的緣故，為了文藝的緣故，走到無產階級里面去！”^③。從此，就為文學革命運動指出了新方向，打開了新局面，並為一九二五——二七年間大批文藝工作者投身工农群眾的革命運動準備了條件，也為後來革命文學運動的大發展準備了條件。

第四，“五四”時期的文學革命運動，一開始就接受了俄國十月革命的影響，体会到了社會主義革命的方向。從李大釗發表“庶民的勝利”、“布爾雪維克主義的勝利”（一九一八年）起，當時表現着革命傾向的報刊就不斷地介紹了十月革命的

① 鄧中夏：“貢獻於新詩人之前”。

② 惲代英：“文藝與革命”。

③ 沈澤民：“文學與革命的文學”。

經驗，宣傳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設的方向。在一九一九——二〇年之間，“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却已似极一时之盛”，“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家的目标”^①。鲁迅、瞿秋白等从这时期开始，都介紹了不少俄国作品以及論述俄国和苏联文学的短文。高尔基的作品也从那时起，不断地介紹到中国来。这些事实都足以說明：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从一开始，就接受了十月革命的影响，接受了俄国和苏联文学的影响，使先进的新文学家从很早就开始探索社会主义文学的方向，并努力朝这个方向前进。中国革命的新文学一开始就和苏联的社会主义文学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假如我們要問：“五四”以来的文学革命运动有什么光輝的傳統值得我們繼承？我以为：主要的是上述四方面的經驗。这些經驗，这些精神，从“五四”时期开始，就貫串在中国新文学运动和新文学創作之中；而且，随着中国革命事业和中国文学革命事业的发展，它們的影响也一步步地更趋于深入，更趋于扩大。由于这些因素的存在，就使中国的文学革命运动得到了不断发展的动力，也使中国的新文学創作取得了不尽的源泉和营养。它們在每一个时期，都給新文学灌輸了新血液，触动了新生机，对新文学的繁荣和发展起了重大的推动作用。

“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运动之中，是否也有消极的因素，是否也有坏的經驗呢？无疑地是有的。这些，主要的是表现在：“他們对于现状，对于历史，对于外国事物，沒有历史唯物

① 瞿秋白：“‘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序”，写于1920年3月。

主义的批判精神，所謂坏就是絕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謂好就是絕好的好，一切皆好。”^①这种傾向表现在文学上，就成了盲目地否定中国文学遗产，盲目地模仿西洋文学，洋八股、欧化文学的产生，以及形形色色的文学上的“主义”的硬搬硬套。而这些傾向，在“五四”时期，就受到了部分馬克思主义者的反对，到了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更成了大部分共产主义者斗争的目标。它們在基本上，是体现了资产阶级的文艺道路，而成了革命文学的对立面。

今天，我們一方面需要繼承“五四”文学革命的光輝傳統，在新的历史条件之下，使它們更进一步地发揚起来；另一方面，也需要繼續清除“五四”时期遗留下来的消极因素，因为这些消极因素在“五四”以后的各个革命阶段，并没有得到彻底的清除，而且，在某些方面，还有了发展。例如，在文学艺术方面，輕視民族傳統，割断文学艺术发展的历史，否定前代文学艺术的成就，乃至虛无主义地籠統否定本国文学艺术的成就等等傾向，不是到今天也还没有从某些知識分子的头脑中彻底清除嗎？同时，与此相对，脱离本国的实际，教条主义地硬搬外国或模仿外国，乃至盲目地迷信外国或崇拜外国的傾向，不是到今天也还存在于某些知識分子的思想之中嗎？洋化、八股化的文風，不是还相当广泛地存在于知識分子文艺家的作品之中嗎？因此，在我們紀念“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的时候，一方面需要認真地繼承和发揚“五四”文学革命的光輝傳統，同

① “反对党八股”，“毛澤东选集”第3卷，第853頁。

时也需要对资产阶级的文艺思想继续展开斗争，对轻视本国文艺遗产的民族虚无主义倾向继续展开斗争。我们要大力提倡：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为准绳，以今日中国人民的实际需要为基础，有批判地吸收本国历代文艺的精华，有批判地吸收外国文艺的精华。我们需要重温一下毛主席的名言：

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但是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①

1959年，“五四”运动四十周年纪念前夕。

^① “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毛泽东选集”第3卷。

“五四”文学革命运动的真面目

——批判胡适、胡风及其他反动分子对文学革命的歪曲

“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运动，诞生了中国的新文学，揭开了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第一页。四十年来，跟着中国伟大的革命事业的发展，跟着中国革命斗争的一个接一个的胜利，新文学也写下了一部光辉的历史。在这四十年间，新文学作家的思想和艺术，新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都有了很大的进展，在世界文学事业中占了重要的一席。今天，中国革命的新文学家们正在努力创造自己的社会主义文学，同时为世界社会主义的文学事业做出自己的贡献。

毛主席评价“五四”以来的文化革命说：

这个文化新军的锋芒所向，从思想到形式（文字等），无不起了极大的革命。其声势之浩大，威力之猛烈，简直是所向无敌的。其动员之广大，超过中国任何历史时代。^①

无疑地，在这个文化新军里面，也包括着文学新军在内。

可是，“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运动，到底是什么阶级、什么思想领导的呢？对于这个问题，在过去很长的时间内，由于反动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胡适，披着马克思主义外衣的反革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第669页。